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九　宋　李昉等　編

貨食

邊防

拔四鎮議一首　　設險議一首

貨食

貨泉議（文粹作請禁私鑄錢議）　　劉　秩（開元二十二年）

議曰臣伏奉今月二十一日勑欲不禁鑄錢更令百寮詳議可否者夫錢之興其來尚矣將以平輕重而權本末齊桓得其術而國以霸周景失其道而人用弊考諸載籍國之興衰實繫於是陛下思變古以濟今欲反經以合道而不即改作詢之芻蕘臣雖惷愚敢不薦其聞

見古者以珠玉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文粹作錢布）為下幣管仲曰夫三幣握之則非有補於煖也捨之則非有損於飽也先王以守財物以御人事而平天下也是以命之曰衡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有常故與之在君奪之在君富之在君貧之在君是以人戴君如日月親君如父母用此術也是謂（舊唐志作為）人主之權今之錢即古之下幣也陛下若捨之任人（唐策有自鑄二字）則上無以御下下無以事上其不可一也夫物賤則傷農錢輕則傷

貫故善為國者觀物之貴賤錢之輕重夫物重則錢輕錢輕由乎物多多則作法收之使少少則重重則作法布之使輕輕重之本必由乎是柰何而假於人其不可二也夫鑄錢不雜以鉛鐵則無利雜以鉛鐵則惡惡不重禁之不足以雜心且方今塞其私鑄之路人猶冒死以犯之況啓其源而欲人之從令乎是設陷穽而誘之入其不可三也夫許人鑄錢無利則人不鑄有利則人去南畆者衆去南畆者衆則草不墾草不墾又鄰於寒

餒其不可四也夫人富溢則不可以賞勸貧餒則不可以威禁故令法不可以行人之理亂（十字唐志會要作法令不行人之不理）皆由貧富之不齊也若許其鑄錢則貧者必不能為臣恐貧者彌貧而服役於富室富室乘之而（會要作則）益恣昔漢文帝之時吳濞諸侯也富埒天子鄧通大夫也財侔王者此皆鑄錢之所致也必欲許其私鑄是與人利權而捨其柄其不可五也陛下必以錢重而傷本工貴而利寡則臣願言其失以効愚計夫錢重者猶人日滋

於前而爐不知加於舊又公錢重與銅之價頗等故盜鑄者破重錢以為輕錢錢輕（會要無此二字）禁寬則行錢重（唐志）（會要無此二字）禁嚴則止止則棄矣此錢之所以少也夫鑄錢用不贍者在乎銅貴（會要有之由二字）銅貴在於採用者衆夫銅以為兵則不如鐵以為器則不如漆禁之無害陛下何不禁於人禁於人則銅無所用銅無所用則銅益賤賤則錢之用給矣夫銅不布下則盜鑄者無因而鑄無因而鑄則公鑄（會要作錢）不破（會要疊公錢不破四字）人不犯死刑錢

又曰增必唐志會要文粹作未唐策作斯通典作不復利矣是一舉而四美兼也惟陛下熟察之謹議

復漢以粟爲賞罰議　呂温

議曰先王賞以飾喜罰以飾怒喜必待功而賞不僭行怒必集作自待罪而罰無輕赦其來尚矣漢氏雜霸道而隳王制昧宏規而狃小利俾人納粟除罪拜爵以罰人則廢法以賞人則廢功以儲蓄則廢本是阻禁作沮勞忠奸而怠棄南畝也何以言之惟名與器不可假人而班

爵於并兼之家析圭於滯積之室使屠沽賤隸陵駕英豪苟有懷廉耻之心豈復致患難之死雖月要天地日誓山河而賞不足以勸矣天討有罪刑之（集作茲）無赦而撓權於殘賊之徒屈法於奸宄之黨使兇人汙（集作酷）吏言暴無傷苟開必免之門孰懲罔極之惡雖臨以斧鉞驅於鼎鑊而刑不足以威矣且朝縻好爵以粟授受國有常刑以粟出入貪利愛生之夫孰不願空壟畝而貨圭組竭倉廩而救死亡拜爵者坐等封君遂忘其本業

免罪者室如懸罄（集作磬）曷保其生聚賞罰者君（集作長）人之大柄農畜者為（集作有）國之永圖忽而棄焉曽不是念而利乎國儲之塹實兵食之僅濟其何補歟然而漢承秦弊中國耗弱高惠務厥完輯孝文守以恭儉德未浹於海外威未行於四夷邊候猶聞擊柝戎士不得解甲晁錯是以權宜之對救弊之術偷利於當代幸成於一時雖曰有因而為終貽識者之誚國家體元御極繼天而作勝（集作騰）軼殷周休有（集作紹休）唐虞率我烝人登于壽

域王一變至於帝帝一變至於皇非大道之蓍不聽非聖德之猷不（集作非盛德之事不）問焉有襲（集作習）近古之失策採庸臣之詭論者哉必患國廪猶虛邊餽未繼莫若興李悝之平糴務充國之屯田練將簡兵以省軍費輕徭薄賦以悅人心東作一興西成再秋則大倉之蓄如京矣塞下之稼如雲矣亦何必虧昭德塞違之道墜信賞必罰之典恐非聖唐經邦軌物之制也謹議

錢貨議　元稹

奉進止當今百姓乏(集作之)困衆情所知欲減稅則國用不充欲依舊則人困轉甚皆由貨輕錢重征稅闇加宜令百寮各陳意見以革其弊者臣以為當今百姓之困其弊數十不獨在於錢貨征稅之謂也既聖問言之又以為黎人之重困不在於征(集作賦)稅之闇加悉在於剥奪之不已錢貨之輕重不在於議論之不當患在於法(集作號)令之不行令天下稅賦一法也厚薄一概也然而廉能涖之則生息貪愚涖之則敗傷蓋得人則理之明

驗矣集作也豈征稅閭加之謂乎自嶺已南以金銀為貨幣自巴已外以鹽帛為交易黔巫溪峽大抵用水銀硃砂繒帛集作綵巾帽以相市然而前人以之理後人以之擾東郡以之耗西郡以之羸又得人則理之明驗也豈錢重貨輕之謂乎自國家置兩稅已來天下之財限為三等集作品一曰上供二曰留使三曰留州皆量出以為入定額以給資然而節將有進獻以市國恩者有賂遺以買私名者有藏鏹滯帛以貽子孫者有高樓廣榭以

熾第宅者彼之俸入有常也公私有分也此何從而得之又國家置度支轉運已來一則管鹽以易貨一則受財以經費近制有年進月進之名有正至三節之獻彼之管鹽有常也受財有數也此又何從而得之且百姓國家之百姓也財貨國家之財貨也不足則取之有餘則捨之在我而已又何必授之重柄假之利權徇彼之徼恩成我之怨府哉今陛下初臨億兆首問羣寮誠能禁方（集作藩）鎮大臣不時之獻貢罷度支轉運別進之名

絶賂遺之私節侈靡之俗峻風憲之舉深贓罪之刑精覈考課之條愼選宇人之長若此則不減稅而人安不改法而人理矣至于古今言錢幣之輕重者熟矣或更大錢或放私鑄或龜或貝或皮或刀或禁埋藏或禁銷毁或禁器用或禁滯積皆可以救一時之弊也然而或損或益者蓋法有行不行之謂也臣不敢遠徵古證竊見元和已來初有公私器用禁銅之令次有交易錢帛兼行之法近有積錢不得過數之限每更守尹則必有

用錢不得加除之牓然而銅器備列於公私錢帛不兼於賣鬻積錢不出於墻垣欺濫徧行於市井亦未聞鞭一夫黜一吏賜一告訐懐一蓄藏豈法不便於時耶蓋行之不至也陛下誠能採古今救弊之方施賞罰必行之令則聖祖神宗之法制何限前賢後智之議論何窮豈特愚臣盜竊古人之見自稱革弊之術哉謹議

川粹作罪　集作賞　集作法

錢重物輕議

右臣伏見中書門下牒奉進止以錢重物輕爲病頗甚宜令百寮各隨所見作利害狀類會奏聞者臣備位有司謬揔邦計榷物變弊職分所當固合經心自思上達豈宜待問方始啓謀臣伏以作法於人必求適中苟非濟衆是作不臧所以夙夜寘懷重難其術伏奉制青旁採庶寮臣實有司敢不知愧旣不早思所見上沃聖聰今乃備數庶官肩隨奏議無乃失有司奉職之體負尸位素飡之責況道謀孔多是用不集盈庭之言自古所

知至於業廣即山税徵穀帛發公府之朽貫禁私室之滯藏使泉流必通物定恒價羣議所共指事皆然但在陛下行之有司遵守利害之説自足可徵若更將廣引古今誕飾詞辯有齊畫餅無益國經恐重空文不敢輕議謹議

廢職田議 并序

李元紘 開元十三年

時初廢京司職田議者請於關輔置屯田以實倉廩元紘建議曰

伏以軍國不同中外異制若人閑無役地棄不墾發閑人以耕棄地省餽運以實軍粮於是乎有屯田其為益多矣今百官所退職田散在諸縣不可（舊唐書本傳有處字非）聚也百姓所有私田皆力自耕墾不可取也若置屯田即須公私相換徵（會要作調）發丁夫徵役則業廢於家免庸則賦闕於國內地置屯古所未有得不補失（會要作若此處置）或恐未可謹議

邊防

與魏徵論突厥議　　温彥博

貞觀十三（三字貞觀政要作四字非）年頡利初敗而來降者甚衆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為日久矣今天寔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義之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浮之河南兗蔡之地（蔡政要作豫是）散屬（舊唐書突厥傳作居）州縣各使耕織百萬獷卒可得化為百姓則中國有加户之利塞北可常空矣惟中書令温彥博議請準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五原塞下令（突厥傳作全）其部落得為捍蔽又

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猜之心若遣向河南兗豫則乖物性故非含育之道太宗將從之秘書監魏徵奏曰突厥傳作言突厥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者也此是上天勦絶宗廟神武且其代寇中國百姓冤讐陛下以其降伏不能誅滅即宜遣還河北居其故政要作舊土匈奴遊牧逐草居無常處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天性也秦漢患其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取取政要作收其河南以為郡縣陛下柰何以內

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閒孳息自突厥傳作百政要作倍居我肘腋甫政要作俯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為後患尤不可河南處也溫彥博奏曰天子之於物也政要作萬物如天地覆載突厥傳作天覆地載有歸我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滅政要作敗之餘歸心降政要作部落歸附陛下不加憐愍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政要作心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遣處河南亦無所患所謂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德惠政要作厚恩終無叛逆魏徵又曰晉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平

吳以後郭欽江統勸武帝逐出塞外帝不用欽等言數年之後遂傾河（二本作瀍）洛前代覆車殷鑒不遠陛下必用彥博之言遣居內地（二本作河南）所謂養獸自遺患也彥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類突厥餘醜（政要作竄）以命歸降（二本作我）我援護之使（二本作收）居內地我指麾之（突厥傳作稟我指麾）教以禮法數載之後盡為農人選其酋首（政要作長）遣居宿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且光武有（突厥傳作居）南單于居（突厥傳作於）內郡為漢藩翰終乎一代不

有叛逆上竟從其議

扳四鎮議　　崔融

議曰北狄之為中國患者久哉唐虞以上為獯鬻殷周之際曰獫狁西京東國有匈奴冒頓馬當塗典午有烏丸鮮卑馬拓跋世則蠕蠕猖狂宇文朝則突厥恣睢斯皆名號因時而改種落與運而遷五帝不能臣三王不能制兵連禍結無代不有長策遠筭曠古莫聞夫胡者北狄之揔名也其地南接燕趙北窮沙漠東接鮮卑西

界吐蕃天性驕傲覘伺便隙鳥飛獸走草轉水移自言
天地所生日月所宜南有大漢北有强胡更相馳突至
今陷潰者靡歲而寧焉漢興高皇以百萬衆窘于平城
之下國人羞之逮至武皇患其如此赫然發憤肆志遠
畧建元中使張騫始通西域既而列四郡據兩關以斷
匈奴右臂乃復度河湟築令居塞以絶南羌北交於是
乘障塞絶亭燧出長城數千里矣于斯時也承文景玄
默之後國用富强太倉之粟相因水衡之錢貫朽練兵

選將深入窮追傾府庫之財殫士馬之力行人使者歲月亭障貳師驃騎首尾關河餓虎未摧其國已耗稾駞既死其人亦殄乃至造皮幣筭緡錢稅舟車榷酒酤夫豈不懷深惟長久之計然而匈奴於是乎孤特遠竄羽檄不行焉始孝武開西域之後為置使者校尉領護之宣元哀平其道不替王莽篡位貶易侯王由是西域怨叛與中國隔絶並復從屬匈奴斂稅重刻諸國不堪命光武中興皆遣使求内屬自建武至于延光三絶三通

至唐太宗方事外討復脩孝武舊跡並南山至於葱嶺為府鎮烟火相望焉其在高宗勵精為政不欲廣地務其安人徭戍繁數用度減耗復命有司拔四鎮其後吐蕃果驕大入西域焉耆以西所有城堡無不降下遂長驅東向踰高昌壁歷車師庭侵常樂縣界斷莫賀延磧以臨我墩煌伏賴主上神鑒通幽沖機測遠下嚴霜之令興時雨之兵乃命右相韋待價為安息道行軍大揔管安西都護閻温古為副閤罪焉時也先命蘭州刺史

行軍司馬宋師將料敵簡徒倍道據磧賊迸有備一戰而走我師追躡至于焉耆糧道不繼而止竟亦無功朝廷以畏懦有刑流待價於瓊州棄温古於泰州放棄二罪而諸將咸肅至王孝傑而四鎮復焉今若拔之是棄已成之功忘久安之策小慈者大慈之賊前事者後事之師柰何不圖也四鎮無守則狂胡益贍必兵加西域諸蕃氣亂恐不能當長蛇之口西域既動自然威臨南羌南羌樂禍必以封豕助虐蛇豕交連則河西危河西

危則不得救況復邊境守禦之具未整内郡武衛之備未精方須命將出師興役動衆向之所得今之所失向之所勞今之所逸可不謂然乎而議者但憂其勞費念其遠征曽不知其蹙國滅土春秋所譏杜漸防萌安危之計夫南羌者請試言之徃孝武皇帝築令居時羣羌明約與匈奴合兵至十餘萬共圍枹罕遣李息為擊平之是則羌胡同惡有自來矣遽而依西海塩池左右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民以居之至宣帝時先零

種豪言願得度湟水逐人所不田處為畜牧將軍趙充國以為不可後羌因緣前言遂度湟水郡縣不能禁乃遣充國與諸將擊平之是則願牧始言非止於今年耳且漢之匈奴曷若今之黙啜今之勃律孰與漢之南羌頃者若兵稍遲留賊先據要害則河西四郡已非國家之有今復安得而拔之乎何謂非國家之有但莫賀延大磧者伊州在其北沙州在其南延袤向二千里中間水草不生焉每災風樻必石飛吼行人晝肴朽骨以知

道路夜視斗柄以辨方隅往往遇驰泉時時得馬酒而後度馬盖驰馬死者十四五人畜疲極若北有强寇則難以度磧漢兵難度磧北闕伊西延安及諸蕃無救則疲兵不能自振不能自振則為賊所役屬賊吞之又得肥饒之馬馬肥人逸漢復馬得懸軍深入乎有以知通西域之艱難也磧南有沙爪甘肅四州並以南山為限山南即吐渾及吐蕃部落賊知漢兵不得度磧必踰南山分路而下磧北賊與突厥通結相合而前則凉州以

西勢必危矣故曰非國家之有扳之非便主上以黙啜
逆天置之度外神武不殺上仁好生遂令匍匐請命聳
踴知耻中國不閒犬吠之警邊亭不識狼顧之憂聖人
之用兵也如此則知敬脩政而有扈奔農脩德而夙沙
至禹焚甲而夷人附舜舞戚而苗民來為不虛也賈誼
書云（賈誼新書作周）成王問鬻子曰聖王在上位使人富且壽
夫富則可為也壽不在天乎對曰聖王在上位則天下
無軍兵之事則人免於一死而得一生矣君積於道吏

積於德人無凍餒則免於二死而得二生矣君積於仁吏積於愛則刑罰廢人無天闕之誅則免於三死而得三生矣使人以時而用之以節人無癘疫則免於四死而得四生矣今聖主在上而得四生禀氣流形孰不幸甚然為邦之道安不忘危漢時單于上書願保塞請罷邊備郎中侯應習邊事以為不可東漢時西羌作亂徵天下兵賦役無已司徒崔烈以為宜棄涼州議郎傅燮厲言曰斬司徒天下乃安涼州天下要衝國家藩衛世

宗拓境列置四郡議者以為斷匈奴右臂烈為宰相不念為國思所以弭之之策仍欲割棄一方萬里之土若使左袵之虜得居此地土勁甲堅因以為亂此天下之至慮社稷之深憂竟從變議今宜日慎一日雖休勿休採候應不可之言納傅燮深慮之議然後風為號令雷為折衝繕甲兵思將帥上與天合德下與地合明中與人合心善戰者不戰一作陣如斯而已矣拔舊安之四鎮委難制之兩党求將來之端考已然之驗伏念五六至

于再三愚下固陋知其不可伏惟朝廷再三察焉謹議

設險議　　李谿

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夫為國之衛恃於山川丘陵郛郭溝池自古而然也左氏傳司馬侯對晉主以九州之險而不以一姓恃險為殆此欲其夕惕戰慄而進德也說者不知言左氏與大易相反而曰非設險或曰孟子稱地利不如人和夫和不設險以為周備也何以言之昔周室肇基后稷業隆昌發王璜佐命而寶龜卜七

百之祀師逾孟津諸侯不謀而至遂雷響風颮音疱殷墟圮裂乃定鼎郟鄏遷都洛食聿脩祖宗之業非棄德也而無險阻以自固遂使晋文作覇召天子於河陽楚莊問鼎之失足以為鏡矣向使周設秦之險秦法周之德則七百之期可以保强大萬葉之制可以無棟橈也且譬之御者焉闕

今循任商周之德業述商周之仁義然後阻江漢以險使夷狄賓因岳鎮以險使諸侯順憑關梁

以險使近甸安張四維以險使百官衆斷刑罰以險使盜賊止求明察以險使奸僞白險之時用大矣哉斯所以來遠鎭邇戢兵解甲而守終膠固也謹議

文苑英華卷七百六十九

文苑英華卷七百七十

宋 李昉等 編

雜議

梵冊議一首

象古建侯未可議　魏徵

議曰臣聞三代之利建藩屏保乂皇家兩漢之大啟山河同獎王室故楚國不恭齊桓有邵陵之師諸呂稱難朱虛奮北軍之謀九鼎絶而復安諸侯傲而還肅比夫秦之孤立子弟為匹夫魏氏虛名藩捍一作翰若囹圄豈可同年而語哉至於同憂共樂之談百不一存十二字通典作自隋氏亂離百殃俱起黎元塗炭十不一存如蒙聖帝數至仁以流玄澤沐

春風而沾夏雨一朝棄之爲諸侯之隷衆心未定或致逃亡其未可一也旣立諸侯當建社廟禮樂文物儀衛左右頓闕則理必不安粗脩則事在未暇其未可二也大夫卿士咸資禄俸薄賦則官府困窮厚歛則人不堪命其未可三也王畿千里征税不多至於貢賦所資在於侯甸之外今竝分爲國邑京師府藏必虚諸侯朝宗無所取給其未可四也今燕秦趙代俱帶蕃夷黠羌旅拒匈奴未滅追兵内地遠赴邊庭不堪其勞将有他變難

安易動悔或不追其末可五也原夫聖人舉事貴在相
時或未可理資於通變敢進芻蕘之議惟明主擇焉謹
議　此篇英華多脫畧今從通典增入

賞舊左右議

議曰昔晉文反國爰議從亡之賞漢皇定鼎先說入蜀
之功太宗兆協大横未忘代邸之舊光武符膺赤伏猶
念潁川之勤此一霸三王名高前代豈溺情於近習曲
私於一物哉盖理有必然義不得已也書曰人惟求舊

左右等攀附鱗翼多歷歲年入參社稷之守出爲羈紲之僕冒犯鋒鏑契濶險難或力盡鞍甲一作馬恩澤莫沾或身没戰場子孫未録羣議不息實由於此今時來有運天門已開故攀桂疑作擊柱之讙未絶積薪之歎尚深若不申此大通疑考之羣望介之推高潔猶未免言臣等慮不及遠輒申狂瞽伏惟深察悚慄謹議

漢高祖僞遊雲夢議

高參

或曰漢高帝僞遊雲夢以擒韓信果哉其智足稱也予

以為(文粹作謂)漢祖不思弘遠之規而務一時之計於是乎失政刑矣聖人貴正不貴幸與律不與臧昔者明王五載一巡狩令(文粹作合)諸侯各朝于方岳大明黜陟故無德者削地有功者進律漢氏君臨萬國示人以偷偽遊之名不可以訓且當此之時韓信未有逆節一朝繫信而生諸侯之疑天下皆疑則所利者少而所失者多矣(文粹無矣字)昔崇伯之方命圮族共工之靜言庸違帝堯以則哲之明而未有去者蓋以其行偽象恭且有四岳之舉

故也向使堯惡四凶之行拒四岳之舉不待試用加之誅放天下必以為戮不辜矣夫刑一人使天下知其罪則服賞一人使天下知其賢則勸若賞而不勸刑而不服堯所不為也漢祖不能斟酌古典卒用陳平之言執信而歸於京師一二年間韓王信反馬邑趙相貫高謀柏人陳豨反代地彭越黥布盧綰之徒悉以叛換漢書顏氏訓叛換叛與畔同豈非服勸用刑之失歟傳曰君人執信臣人執忠古之盟主耻襲侵之事况光有天下者乎於戲悠悠

千載變詐萌生使天子不復言廵狩諸侯不敢議朝覲大者自娭强盛小者懼於囚執是恩信不流于下而忠孝不逹于上王者之澤寖以淩遲自雲夢始矣

奏猫鼠議　崔祐甫

右今月日中使某宣進止以籠盛猫鼠示百寮臣聞天生萬物剛柔有性聖人因之垂訓一作範作則禮記郊特牲篇曰迎猫為其食田鼠也然則猫之食鼠載在典祀一作禮經以其除害利人雖微必録今此猫對鼠不食仁則

仁矣無乃戾於性乎鼠之為物晝伏夜動詩人賦之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又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其序曰貪而畏人若大鼠也臣旋視之雖云動物異於麋鹿麏免彼皆以時殺獲為國家（一作之）用此鼠有害亦何愛而曲全之（一無此十一字）猫受人畜養（一作養育）棄職（一作職既）不脩亦何異於法吏不勤觸邪疆吏不勤扞敵又按禮部式具列三瑞無猫不食鼠之目以此（一作茲）稱慶臣所未詳伏以國家化洽理平天符荐至紛綸雜沓史不絕書今茲猫

鼠不可濫厠若以劉向五行傳論之此一無此字恐須申命憲司察視一作聽貪吏誡諸邊候無失徼巡猶能致功鼠不為害臣忝樞近職司聰明不揆狂愚輒獻公議謹議

一作皆舊唐書本傳

晋文公問守原議　　柳宗元

晋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勃鞮以畀趙衰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承天子樹霸功致命川文粹作令諸侯不宜謀及媟近以忝王命而晋君擇大任不公議

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内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乃大志也然而（一作則）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覯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土則大以力則强以義則天子

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弘石得以殺望之誤之者晉文公也嗚呼得賢臣以守大邑則非失舉也蓋失問也（集作問非失問舉非失舉也）然猶羞當時陷後代若此況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趙盾之義

謹議

昭陵寢宮議

王仲舒

右奉進止寢宮在山上置來多年曾經野火燒爇摧毀

畧盡其宮尋移在瑶臺寺左側今屬連年欲議脩置會要緣舊宮本在山上元無井泉每緣供水稍遠百姓非常作理勞獘今欲於見住行宮處脩造所冀久遠便人會要作安又為改移舊制恐所見會要作在未周宜令中書門下及百寮同商量可否聞奏者守右補闕王仲舒議曰

伏詳勑旨以太宗陵廟衣冠所游嚴上之誠重於改作寔聖人之孝也但以既經焚毁舊制將來仙馭所經恐違虔奉之意其本地素無泉源日羞饋祀出於人力登

降難為執味又仲尼有言易墓非古臣庶兆域尚重芟夷園寢之間豈宜振擾不可再興版築理足明徵陛下聰明聖神德協文祖寢宫廢墜歲序滋深獨留其功以候聖旨伏惟精選信任大臣嚴重其禮昭告陵廟以通明靈令於栢城之中卜其近地畧雕琢之費因耕稼之休務録愛人節用之心副文皇還郭之志天下幸甚謹議

同前　　權德輿

議曰臣聞古宗廟之制前有廟廟列昭穆後有寢寢陳衣冠自秦漢已來始因陵立廟有寢宫便殿雖廟居陵傍而無必在山上不可在山下之定制且禮文所貴宜也稱也祀事所資敬也潔也伏以昭陵因山太宗所建宫在上以便集作便於當時自野火延燒行宫山下亦已久矣今若伐木縮版程功就險神道貴静或非所宜則與置陵之初事體為異況舊制既毁新宫是脩考於便地可以經久所謂宜且一無且字稱也又井泉在下汲引為易

饗獻之禮是資嚴恭本於明德惟馨亦在吉蠲為饎故禮之言祭也水曰清滌言於（一作其）潔淨滌濯也又曰不敢用常褻味所以交於神明也因茲洌井以備薦羞所謂敬且（一作而）潔也凡舉事必以制度當否為大而以人力勞逸為細若於事為當而又無（一有所字）勞不亦順昭陵愛人之心乎不亦協陛下從宜之禮乎今列聖寢宮有在山下者矣然則致敬來格之義豈以山上山下而為遠近耶臣愚以為但在栢城之内則不云遠陛下精誠慎

重詢及庶寮徒獻所聞伏增戰越謹議

一作皆唐文粹

酷吏傳議

詩美仲山甫曰剛亦不吐柔亦不茹故體備健順是為（文粹作謂）全德不然則直己循性能秉一方事舉於中（集本川文粹作愚）皆（川文粹作背）理道也得柔之道者為循吏失剛之理者為酷吏司馬氏脩史記（文粹有始字）作二傳以誡世爾而後以郅都為酷吏傳首愚有惑焉都之為中郎將上欲

搏野彘活賈姬從容奏議引宗廟太后之重其為濟南守誅豪猾首惡人（文粹作道）不拾遺其為中尉宗室貴臣歛手仄目其為鴈門守匈奴不敢近邊至為偶人像之騎射莫能中然其勇敢氣節根於公廉不發私書不受請寄具此數者為漢名臣入居命卿出摠列郡（文粹作郡守）堅剛忠純終始若一坐臨江之嫌當太后之怒身死漢庭首足異處有以見漢氏之不綱王澤之弛絶也盖在史氏發而明之以旌事君以勵使臣俾百代之下有所懲

勸子長既首冠酷吏班氏又因而從之善善惡惡之義於此缺矣夫椎埋沉命舞文巧詆之徒目為等夷雜列篇次至於文粹作其述賛雖云引是非爭大體又何補焉噫𡾊洪範之沉潛大易之直方皆臣道也都雖未蹈之斯近之矣不隱忠以避死不枉道以善文粹作菹官無處父之華與申棖之欲所至之邦必以稱職聞其古之剛而無害文粹作虐怒而中節者歟剛似酷弱似仁在辯之不惑而已天下似是之為失多矣文粹作天下似而非失之多矣豈獨是哉開

卷之際怳然有感且以司馬氏班氏皆良史氏（文粹作也）猶不能辨也（文粹無也字）故斐然成文

世祖封不義侯議

予讀東漢史至彭寵舉兵拔薊城自為燕王倉（文粹作蒼）頭子密等因寵獨在便室臥寐遂共殺之以其事詣闕封為不義侯愚以為非先哲王封賞之本旨也遂作議云先師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又曰必也正名乎又曰惟則定國於戲有國者可不務乎當世祖之初天命再

集於此時貞百度正三綱纂修德教允答天意時彭寵以南陽舊恩位列上將有舉漁陽之功饋邯鄲之忠竟以讒謗獲罪反側怨望遂攻朱浮於薊自稱燕王時師旅孔熾元元苦甚時君宜以息人紓難為心則當録念功用昭洗瑕纇次則布之威懷革其非心必不得已則伏大順以討之出王師以征之以明君君臣臣之義此三者皆不能用之或用之而不能盡及夫倉頭子密有便室之逆運其狙忍待其時伺(文粹作)卧寢遂使命懸僕隸

倉卒授首及詣闕也封為不義侯恩以為伯通之叛命子密之戕君同歸於文粹作于亂罪不相蔽宜各致於法昭示王度反乃爵於五等又以不義為名且舉以不義則莫可侯也文粹有而此侯三字通鑑作此而可侯漢爵為不足勸矣春秋書齊豹盜三叛人名之義無乃異於是乎且如欒布之哭彭越孔車之葬主父使於東漢議罪罪孰甚焉況四方甫定傷痍未復不稽古訓以喜怒為刑賞使天下陪臺廝養各幸其君之亂而徼侯印授諸侯危疑之勢豈

臣下叛換漢書顏氏訓叛換叛與畔同之源棄名器而汩彝倫且以憲令為戲時風浩浩蕩而不復至使桓靈不君文粹作道山陽脅奪本其所自庸詎知非封不義之效歟

西伯受命稱王議　梁肅

太史公曰詩人道西伯以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遂追王太王王季改正朔易服色十年而崩或謂大雅序文王受命作周泰誓序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妄徵二經以實其說予以為反經非聖不可以訓莫此文粹有為

字甚焉嘗試言之夫聖人無作作則為萬代法蓋仲尼美文王之德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又曰内文明而外柔順以蒙大難文王以之未有南面稱王而謂之服事易姓創制而謂之柔順仲尼稱武王之烈曰湯武革命又曰武王末禮記作末受命未有父受之而子復文粹作後革命父為天子子云末受當武王之會盟津也告諸侯曰汝未知天命未可以誓師也曰惟我文考四字文粹作惟九年大統未集予小子其承厥志孰有王者出征復侯天

命大統既改而復云未集禮大傳稱牧之野既事而退柴于上帝追王太王王季文王改正朔殊徽號（文粹有遂字）若虞芮之歲稱王則不應復云追王王制既行則不復應（文粹作應復）云改物是皆反經者也夫大者天地其次君臣聖人知定位之不可易也故制為上下之禮財成天地之道使各當其分而不相閒若億兆之去留天命之與奪則與（文粹作存字）乎其時聖人順而行之故謳歌（文粹有所字）歸而舜禹揖讓桀紂惡（文粹有盈字）則湯武放伐所謂後

天而奉天時不得已而為之者也若殷道未絶紂惡未極而遂稱王以令天下則不可謂至德也此其非聖者也予以為大雅作周之義盖取夫積德累仁為海内所歸往武王因之遂成大業非文粹有所字謂革命易姓為作周也泰誓紀年盖武王周公追考前文陳王業之盛自虞芮始故斷為受命之歳仲尼憲章文武故因而叙之曰十有一年武王伐殷非所謂自稱王而為之數也文王既沒經義斯在如曰不然以俟君子

焚舟議

楊夔

秦伯伐晉兩用孟明皆敗績用之不怠復伐于晉晉人不出遂封殽尸霸者以武為功乎昔楚子敗晉京觀以昭武功楚子不從曰所以稱武者以有七德也我無一焉其可稱哉今稽秦師忽蹇叔之忠諫納杞子之狂謀勞師欲以襲國殽及彭衙之敗隻輪不返渡河焚舟示其致死晉不與敵遂覇西戎亦未為勝也況兩敗一勝與敵乃亡尺全寸焉足為功哉夫饑虎餧狼一意於吞

嗟乎吾見晉之懸門不發者君子多矣

文苑英華卷七百七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文苑英華卷七百七十一至七十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助教臣常循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助教臣黄昌禔

謄録監生臣胡觀瀾

文苑英華卷七百七十一　　宋　李昉等　編

連珠

梁宣帝二首　　沈約二首

吳均二首　　劉孝儀為人作二首

庾信擬作四十四首　　蘇頲為人作二首

喻對

喻古之治一篇　　治家子言一篇

奔蜂對一篇　　招野龍對一篇

連珠

連珠二首　　梁宣帝

嘗(一作常)聞盈虛之道雖脩平而必陂損益為用(一作之由)在至象而無竭是以謂地之厚而東南缺惟天為大而西北懸

嘗(一作常)聞山有藏玉則草木常榮林有猛獸則藜枝莫採是以漢儀重見皇王之跡有真周禮猶存龜蒙之田

無改

同前二首　沈約

臣聞烈風雖震不斷蔓草之根朽壤誠微遂霣崇山之峭是以一夫不經(一作往)威於赫怒千乘或(一作必)致忘於巧笑

臣聞鳴籟受響非有志於要風涓流長邁寧厝心於歸海是以萬竅怒號不叩而咸應平川是納用卑而為宰

同前二首　吳均

蓋聞豔麗居身而以娥眉入妬貞華焰物而以絶等見猜是以班姬辭寵非無妖冶之色楊子寂寞豈乏炫曜之文

蓋聞義夫投節未必識君烈士赴危豈一作非期要利是以墨子縈帶不蒙肉食之謀申胥泣血非有執珪之位

爲人作連珠二首一作探物作豔體連珠　劉孝儀

妾聞洛妃高髻不資於草澤玄妻長髮無藉於金鈿故雲名由於自美蟬稱得於天然是以梁妻獨其妖豔衛

姬專其可憐

妾聞芳性染（一作深）情雖欲忘而不歇薫芬動慮事逾久而更思是以津亭掩馥秪結秦婦之恨爵臺餘妬追生魏妾之悲

擬連珠四十四首　庾信

蓋聞經天緯地之才拔山超海之力戰陣勇於風飈謀謨出乎胷臆斬長鯨之鱗截飛虎之翼是以一怒而諸侯懼安居而天下息

盖聞蕭曹賛務雄畧所資魯衛前驅威風所假是以黄池之會可以争長諸侯鴻溝之盟可以中分天下

盖聞解封豕之結塞長蛇之源必湏製裳千里歃血轃門是以開百里之圍用陳平之一策盟千乘之國須季路之一言

盖聞得賢斯在不藉揮鋒股肱良哉無論應變是以屈倪左傳作屈完疑避諱而改叅乘諸侯解方城之圍干木為臣天下無西河之戰

蓋聞邯鄲已危徒思馬服薊城去矣空用荆軻是以竹杖扶危不能正武擔之石蘆灰縮水不能救宣房之河蓋聞穴蟻銜泉未知遠慮玄禽巢幕何能支久是以大厦既焚不可灑之以淚長河一決不可障之以手

蓋聞膏脣喋喋市井營營或以如簧自進或以狙詐相傾是以子貢使乎五都交亂張儀見用六國縱横

蓋聞謀猷是習權變須長時增齊竈或卧燕墻是以井陘之兵如鴻毛之遇火長平之卒若秋草之中霜

蓋聞彼黍離離大夫有喪亂之感麥秀漸漸君子有去國之悲是以建章低昂不得猶瞻灞岸德陽淪沒非復能臨偃師

蓋聞市朝遷貨山川悠遠是以狐兔所處由來建始之宮荊棘參天昔日長洲之苑

蓋聞天方薦瘥喪亂弘多空思說劍徒聞枕（一作憶投）戈是以劉琨之英畧莫知自免祖逖之慷慨裁能渡河

蓋聞穀林長遠蒼梧不從唯桐惟葛無樹無封是以隋

珠日月無益驪山之火雀臺絃管空望西陵之松

蓋聞雷驚獸駭電激風驅陵歷開塞枕跨江湖是以城形月偃陣氣雲鋪非緑林之散卒即驪山之叛徒

蓋聞死别長城生離函谷遼東寡婦之悲代郡孀妻之哭是以流慟所感還崩杞梁之城灑淚所沾終變湘陵之竹

蓋聞三世用兵既非貽厥陰謀累葉必以凶終是以李都尉之風霜上蘭山而箭盡陸平原之意氣登河橋而

路窮

蓋聞營魂不反燐火宵飛時遭獵夜之兵或㸌空亭之鬼是以射聲營之風雨時有寃䆮廣莫郡之陰寒偏多

夜哭

蓋聞江黄戎馬之徼鄢郢風飈之格乍有去而不歸或無期而遠客是以章華之下必有思子之臺雲夢之傍應多望夫之石

蓋聞無㤅生離恩情中絶空思出水之蓮無復迴風之

雪是以樓中對酒而綠珠前去疑帳裏悲歌而虞姬永
別
蓋聞樹彼司牧既懸百姓之命及乎厭世復傾天下之
心是以一馬之奔無一毛而不動一舟之覆無一物而
不沉
蓋聞嚴霜之零無所不肅長林之甤無所不摽是以楚
塹既填遊魚無託吳宮已火歸燕何巢
蓋聞名高八俊傷於閹豎之黨智周三傑斃於婦女之

計是以洪澤之蛟遂挫長鐖之虎平皐之蟻能摧失水之龍

蓋聞吳艘蜀艇不能無水而浮以紅間緑此句疑不能無弦而射是以籠樊之鶴寧有六翮之期骯髒一作航上之馬無復千金之價

蓋聞性靈屈折鬱抑不揚乍感無情或傷非類是以嗟怨之水特結憤泉感哀之雲偏含愁氣

蓋聞遷移白羽流徙房陵離家析里悽恨撫膺是以吳

起之去西河潸然出涕荆軻之别燕市悲不自勝

蓋聞廉將軍之客館翟廷尉之髙門盈虚倏忽貴賤何論是以平生故人灌夫不去門下賔客任安獨存

蓋聞執珪事楚愽士留秦晉陽思歸之客臨淄羇旅之臣是以親友㑹同不妨懷撫悽愴山河離異不妨風月

闕人

蓋聞五十之年壯情乆歇憂能傷人故其哀矣是以譬之交讓實半死而言生如彼梧桐雖殘生而猶死

蓋聞秋之為氣惆悵自憐耿恭之悲踈勒班超之念酒泉是以韓非客秦避讒無路信陵在趙思歸有年

蓋聞懸鶉百結知命不憂十日一炊無時何耻是以素王之業乃東門之貧民孤竹之君實西山之餓士

蓋聞胷中無學猶手中無錢今之學也未見能賢是以扶風之髙鳳無故棄麥中年之甯越徒勞不眠

蓋聞十室之邑忠信在焉五步之内芬芳可録是以日南枯蚌猶含明月之珠龍門死樹尚抱咸池之曲

蓋聞百尺之高累於九碁之上千鈞之重懸於一木之枝是以截虎尾而非險傷龍鱗而未危

蓋聞居蘭處鮑在其所習白羽素絲隨其所染是以金性雖質處劍即凶水德雖平經風即險

蓋聞豫章七年斃於豐草芳蘭九畹淪於幽谷是以欲求其真晉陽有自埋之篙若賞其聲吳亭有已枯之竹

蓋聞明鏡蒸食未為得所干將補履尤可傷嗟是以氣足凌雲不應止為一作官武騎才堪王佐不應直放長沙

蓋聞勢之所歸威之所假必能繫風捕影暴虎馮河是以輕則鴻毛沉水重則磐石陵波

蓋聞意氣難干非資扛鼎風神自勇無待翹關是以曹劌登壇汶陽之田遽反相如睨柱連城之壁更還

蓋聞卷葹一作施不死誰必有心甘蕉自長故知無節是以螺蚌得路恐異驪淵雀鼠同歸應非丹穴

蓋聞北邙之高魏君不能削榖洛之鬭周王不能改是以愚公何德遂荷鍤而移山精衛何禽欲銜石一作枝而

塞海

蓋聞君子無其道則不能有其財忘其貧則不能耻其食是以顔回瓢飲賢慶封之玉杯子思銀珮美虞公之

垂棘

蓋聞水之激也實濁其源木之蠧也將拔其根是以延年之家預論掃墓羊舌之族先知滅門

蓋聞磨礪脣吻脂膏齒牙陵風扇毒向影吹沙是以敬而遠之豺有五子吁可畏也鬼有一車

蓋聞虛舟不忤令德無虞忠信為琴瑟仁義為庖厨是以從莊生則萬物自細歸老氏則衆有皆無

蓋聞三闗頓足長城垂翅既羇既旅非才非智是以烏江艤檝知無路可歸白鴈抱書定無家可寄

為人作連珠二首　　蘇頲

夫情有理會不可以理遣行有義得不可以義懲定其情者則理無滯寳其行者則義有全故韓凴之妻死哀吟於松上石崇之妓生効命於樓前

夫恩至深而必報言至信而罔遺繫於我者深不可奪牽於彼者信不可欺故操刀而割豈為他人所汚書扇而殞竟還夫氏之尸

喻對

喻古之治　盧碩

軒昊之代君為心兆民為百骸堯舜之代君為目兆民為物三代之時君為醫兆民為疾五伯之治君為工兆民為材二漢之時君為隄兆民為水夫心治則百骸從

視明則衆物露醫善診則疾不彌漸工善度則木無棄材故委心乃無為軒昊之治自治也不言而人化任目必有待堯舜之治求治也敦序九族平章百姓醫不全則生死危三代之治存乎仁各以所尚救弊工不審則曲直乖五伯之治資於智選賢衆能迨斯已降民為水矣政為隄矣漢武好攻討宣帝任刑名隄之不完水漂邑矣哀平之後寖乎曹馬乃成壞衰焉干紀亂常皆其臣佐嚱民不可使為水水而隄之困矣然則軒昊誠堯舜朋三代仁五伯智二漢法禁人之叛也禁之以致君為

敵兆民有冦讐焉

治家子言

陸龜蒙

武王既伐蜀本作勝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載易其鎔範矣今又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祖始鑄田器歳東作必大售殷賦重東耒耜者一㢡不敢起吾父易之為工器屬宫室臺榭侈其售益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之為兵器會諸侯伐殷師蜀本作軍旅戰陣興其售又倍前也今

周用鉞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武王聞之懼於是苞干戈勸農事治家予復祖之舊

奔蜂對

晉悼公見奔蜂屬土于墉負桑蟲而寘之若有言者不勝其疑也即召師曠以詰其事曠對曰奔蜂無子負蟲而祝之祝之祝之不怠故其形隨之而化也公駭其說曠因從而理之曰伊蜂也欲蟲肖已之速是故祝之誠夫誠之感物雖千品萬形之殊未有不從而應之者也誠之

不達感之不應雖體質外均而其心化為他類矣臣願以人事明之在昔堯欲天下之治祝舜以禪之舜恐天下未治祝禹以傳之傳之誠故三姓之天下化為一家之治也是則堯舜非不能化其子蓋將傳其祝於至公也是臣又敢以晉國事直啟王心冀王之速悟日者曲沃桓叔恤民務德有國之人被其祝無幾而化之雖晨風欝林魚龍趨淵不是過也逮乎獻公納士蔿之讒逐羣公子伐麗戎而嬖其女使太子將東山之師尨涼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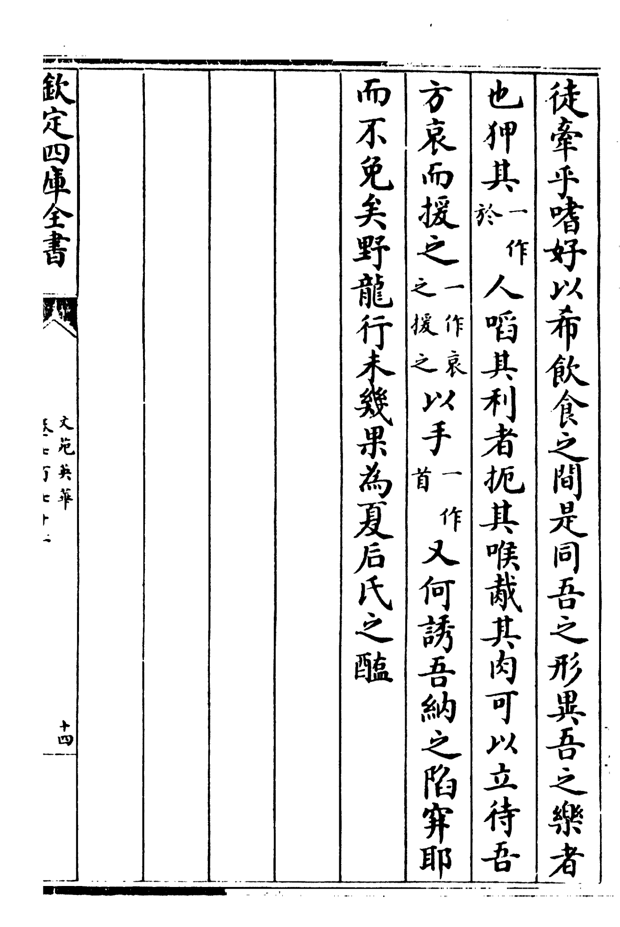
離顯以義絶讒言卒行見新城之酷二公子繼踵而奔亡當是時懼獻公之毒不啻狼虎之磨牙也此則父化為虎狼矣既而使兵伐蒲又加兵於屈視其子之居不啻寇戎之所聚也此則子化為寇戎矣文公在外十九年賢士五人為之輔公蚤夜而祝之故異體化為一身也及夫齊桓妻以宗女一作丈楚成待以諸侯送之於秦卒以得立此則化於他國不能化於父子聞諸獻公未嘗誠而祝之也是知善祝而他類化者奔蜂也不祝而

已子離者獻公也君子謂公之智不如蜂蜂猶能蕃其類令君先有晉國宜乎上保宗廟之基下近疑作延百代之資擇其可化而化之無俾奔蜂逞術於君王悼公曰小問而大獲狐之幸也狐其念焉乃立其彪為太子而使田蘇為傅

招野龍對

昔豢龍氏求龍之嗜慾幸而中焉得二龍而飲食之龍之於人固異類以其若已之性也席其宫沼百川四瀆

之不足游甘其飲食洪流大鯨之不足味施施然擾擾然（二字蜀本作擾於）其愛弗去一旦值野龍奮然而指之曰爾奚為者茫洋乎天地之間寒而蟄暘而升能無勞乎誠能從吾君而晏安乎野龍矯首而笑之曰若何齪齪乎之如是耶賦吾之形冠角而被鱗賦吾之德泉潛而天飛賦吾之靈噓雲而乘風賦吾之職仰驕而澤枯觀乎無極之外息乎大荒之墟窮端倪而盡變化其樂不至耶今爾苟容於蹄涔之間惟泥沙之是拘惟蛭螾之與



徒牽乎嗜好以布飲食之間是同吾之形異吾之樂者也狎其(一作於)人啗其利者扼其喉截其肉可以立待吾方哀而援之(一作哀之援之)以手(一作首)又何誘吾納之陷穽耶而不免矣野龍行未幾果為夏后氏之醢

文苑英華卷七百七十一

文苑英華卷七百七十二　宋　李昉等　編

帝德上

南郊頌一首　玄圃園講頌一首

隋高祖功德頌一首　拜南郊頌一首

南郊頌并序　梁簡文帝

臣聞惟天為大聖人敬其德知幾其神聖人契其道故龍官弱言之后合揆於蒼昊烏紀垂衣之君昭格於上

帝莫不巍巍乎穆穆乎渙汗於綠篇氛氳於丹册者矣我梁皇帝之御天下也乘熛祇之盛曜即壁日（一作月）之遐照等乾覆之壽養合坤載之靈長四三六五之意（一作四三皇六五帝非）十堯九舜之明名與功偕業將時並自撥亂反正伐罪吊民馮玉几握金鏡君臨萬國於今二十有二載也緯天維理地軸移澆風於末俗反淳正於區中化不言而先（一作光匪）顯教不嚴而已肅流樂復雅遠符雲韶之世墜禮還章非因忠信之薄九垓同軌四海無波

儲明變照儀天作兩三袞咸作叶化台光麴蘖王風盬梅帝載塵清世晏蒼兕無藝文類聚有所作用其武功運謚時平類聚作雍鵷鷺咸類聚有幷字，脩其文德桃林散甲華山偃擬作弢刃玉門罷候紫塞沉鋒屠羊釣壑之士厭洗耳而襲簪佩版築藏巖之逸去爨穀而紓珩組異人俊乂既間出而在官世鏡河仙亦雍容而廊廟蹇蹇同於多士謬謬比乎得人五典三墨既葳綖於壁水九流八索亦繽紛於石渠晝一之政萬代表於時和三章之律百姓沐

於仁壽於是龍光之地日浴之鄉紫舌黄支頭飛鼻飲自西自南無思不服欵關質子稱臣内向珠樹素禽越火枝之地銀甕卭杖踰沉羽之涘出赤野而連翩度玄妙之泱漭於是（類聚作由）嘉祥被衆瑞登金人澤馬丹甑玉鷄三角九尾四眉（類聚作肩）六足抽鋪地之九莖發端門之連理參差於郊藪布濩於宫闕（類聚作闈）府無虚月史弗能記周稱黄鳥之旗夏有玄珪之錫無以踰此嘉祥方玆揔萃道洽世昌國殷民阜鄉知舜讓邑比堯封委衆西

䣧神絲被澤可謂我化若風民應如草我静如鏡物動猶煙天子猶未明求衣日昃不勸撤膳匪躬詢輿訪道鑾旗徐動棄千里而弗乘寶瑟無虞捐百金而不服廣行四等被慈雨於枯根大闡三朝一作明驚法雷於羣夢曲成萬物去殺愛生幽弊之民與蒼雷而共悦否滯之義同谷風而開杅昆蟲得性跂蠢欣生三驅有緩前之禽九門無餧獸之藥至徳之事如此太平之風如彼乃以恭肅神祇理通孝敬江左以来爽塏未闢爰命將作

揆日載營三靈叶響百工咸事宛如神造儼類仙居沖

秘隱嶙跨千畝於晉日閒曠麗遠呑七里於漢年五達

四通廓郊彌野南瞻重嶽北眺芒嶺東臨灞滻西望舊

豐紆餘委蛇丘陵起伏澎湃堯光山川異態飛梁遼宇

洞爥（類聚作燭）穴（類聚作空）懸紫殿仙宮霞騫（類聚作褰）烏翥霧映倒

梁日光蹀鈑玉桃卷葉銀樹拙芳百果千株三珠八柱

朝葉與蜜露共鮮晚花與薫風俱落露禽乍聚望比翼

之翱翔歸飛時宿聞同心之夜響故以熊熊灼灼炫兩

明而仰七曜紛紛沐沐承五煙而帶三靈圓丘閑靜紫壇肅設五精之場千神之位八揩弘麗四維愽敞宛若千仞狀懸流之仙館煥如五彩同瑶山之帝壇石牒神昌之瑞方臻金縷飛光之徵永固是雕是琢鄗茅茨之為倫非珠非玉唾甘泉之已奢望昔方今獨髙千古沿襲異等質文斯中於是歳在單閼星次呰陬律中太簇日惟辛卯特有事於南郊甸師清野封人壝宫朱幕夕峙帷宫宿設曉漢斜陰挈壺升漏天子御玉輅動金根

八騶揚衡雙龍翼蓋雲罕徐廻鳴鐃韻響風承豹尾日
映鶡冠萬騎天行千乘雷動石鎧犀衣之士連七萃而
雲屯珠旗日羽之兵亘五營而星列鬱鬱阡阡震震填
填充溢乎國都彌漫於鄽邑者也若乃廻輿降蹕薦禮
帝儀揖大清秩羣望被大裘服山冕恭蒼璧之明祀穆
靈壇之禋敬黍稷非馨明德惟馨日曜彤精天澄翠色
百僚師師九官濟濟千神叶福萬億均慶六典斯備三
禮必該焚柴告成罔不欽若翠煙升綠疑同河濱之瑞

雲丹燎燭天若帝鄉之美氣雲門麗舞咸池廣樂已叶九韶之曲復諧六列之奏金匏既動望蜿蟬之遊龍玉磬徐鳴觀參差之舞鳳袿韡駕肩士女塡噎接袂爲幃連裾猶堵皷腹擊轅行歌舞抃然後紆玉輦而謝書生登靈臺而望雲一作大非物欽明美化跨萬古於茲日廣運愉樂表千載於當今方當廵云云之禮啓亭亭之禁封天答睠禮地徵靈南山之壽無極七百之基長固豈不懋哉豈不盛哉菲薄微臣謬與藩服馳心休禮秣馬之

願無由徒罄褊辭清風之藻多愧敢敷庸理獻頌十章

其辭曰

元始道一渾德氛氲遥哉邃古負矣初分磅礴地載清朗天文大人覩物生民樹君蛇驅龍準作樂垂衣皇圖焰灼帝篆葳蕤廓寥中代合聖與誰於鑠我后命世天飛玄默馭辯寂照秉真就雲握歷望日臨民謙光履德義禮稱珍車書同軌天下歸仁期章孔備盛化弘道酌衢敬賓欽賢愛老變正疑是珍燭車非實如海之深如

日之杲肅恭明神遡聽前踵配天道尊迎陽義重玄酒陶匏燔柴雲聳蹕舞論韶籠堯稱拱赫矣郊宮載惟靜謐初學記作郊宮載靜紫壇新謐肅肅禁園陰陰仙室六戎列野八鸞照日架殿星羅重宮霧出蒲萄金橋靈壽木難表禁開暑貞檜陵寒山池壯麗階闥彤丹藥垂疊雨花落重巒康哉盛德美矣世初學記作時豐三辰炳燿七政永隆初學記作崇五方來洎四隩茲通懸繩度笮駕鹿追風旣隆初學記作敷懋化復覩瑞滋金車出野玉露霑墀紫槩神草華平

瑞芝長愉汪濊永固雍熙煕天漏渼逺肅邇睦惠靡齊民恩彌比屋式光惇史踰斯郁郁皇哉康哉同斯景福

玄圃園講頌并序

竊以寶山峻極駘足未窺惠海遥波輕舟誰泛故以探沙亂一作詩玄妙類杵迷形百代同昏千年誰啟皇上託應金輪均符玉鏡俯矜若習續照慈燈鶴禁還春龍泉更曉玄水躍祥丹陵寓電功韜火宅德覆昏衢智惠之光猶初日照忍辱之力如明月珠天成地平遐肅邇穆澤

漏無底化行靡外滄河鏡淥碧海調氛停瑞氣於三辰沉祥煙於五節鱗羽被解惟之澤黎元沐至仁之道正化潛通法輪常轉類空鏡之傳虛猶懸河之瀉潤儲君德彰妙象體眷春瓊視膳閑辰遨遊心法搦管摛章既便娟錦縟清談論辯亦參差玉照夏啟愧德周誦慙風乃於玄圃園栖聚德心一作懋之英並命陳徐之士樞談永日講道終朝賓從無聲芳香動氣七辯懸流雙因一作林俱啟情遊彼岸理愜祇園靈塔將漏天花乍落于時

藏秋仲節麗景妍辰氣冷（藝文類聚作含）金扉霜浮玉宇聖慈冲邃獨幸勝地朱堂玉砌碧水銀沙鳥弄翅（類聚作鳴）於瓊音樹葳（類聚作藏）蕤於妙葉液水穿流蓬山寫狀風生月殿日照槐煙網叨籍殊寵陪奉末塵預入寶樓竊窺妙簡鳧藻喜忭獨營心靈敢作頌云

皇儀就日帝道昌雲化隆垂拱德蔓鴻芬機乘八解道照三墳巍巍蕩蕩萬代一君重離照景玉潤舒華七淨標美三善稱嘉降茲法雨普洽生牙漣漪義水照曜文

花芳園靉靆天宮類寶折論冥空玄機入道密宇浮清類聚作清幽重關一作擔相藻日映金根類聚作雲風搖銀一作瑞草肩隨接武握寶靈珠皆抽四照並按九衢顧惟多缺徒奉瑛瑜終如燕石更似齊竽

隋高祖功德頌并序　　薛道衡

太始太素荒茫造化之初天皇地皇杳冥書契之外其道絶其跡遠言説一作談所不詣耳目所不追或所述至於入穴登巢鶉居鷇飲寧一作不殊於羽族取類於毛羣亦

何貴於人靈亦何用其心識羲軒以降爰暨唐虞則乾
象而施法度觀人文而化天下然帝王之任一作位可重
聖哲之道為尊夏后殷周之國禹湯文武之主功濟生
人一作民聲流雅頌然陵替於三五慙德於干戈秦君閏
位用刑名為政本漢執靈圖雜霸道而為法當塗興而
三分峙典午末而四海亂九州封域窟穴鯨鯢之羣五
都遺黎蹴踏戎馬之足雖玄行定嵩洛木運據殽函未
止滄海之流詎息崐山之燎叶千齡之旦暮當萬乘一作

葉之一朝者其在大隋乎粤若高祖文皇帝誕聖降靈則赤光照室韜神晦迹則紫氣騰天龍顏日角之奇玉理珠衡之異著在圖籙彰乎儀表而帝系靈長神基崇峻類邠岐之累德典豐沛之勃起俯膺歷試納揆賓門位長六卿望高百辟猶重華之為太尉若文命之任司空蒼歷將盡率土糜沸玉弩驚天金芒照地（一作野）姦雄結（一作挺）禍據河洛（一作朔）而連海岱猾長縱惡杜白馬而塞成皐庸蜀逆命憑銅梁之險鄖黄背誕引金陵之寇

三川已震九昺將飛高祖龍躍鳳翔濡足援手應赤伏之符授玄弧之籙命百戰一作下百勝之將動九天九地之師平共工而殄蚩尤翦猰㺄而戮鑿齒不煩二十八將無假五十一征曾不一作未踰時妖逆咸盡一作殄廓氛霧於區宇出黎元於塗炭天柱傾而還正地維絶而更紐殊方稽顙識牛馬之内向樂師伏地懼鍾石之變聲萬姓所以樂推三靈於是改卜壇場已備猶弘五讓之心億兆難違方從四海之請光臨寶祚展禮郊丘舞六

代而降天神陳四珪而饗上帝乾坤交泰品物咸亨酌前王之令典改號易稱一作徽號因庶萌之子來移創都邑天文上當朱鳥地理下據黑龍正位辨方揆景於星日一作日月內官外座取法於辰象懸政教於魏闕朝羣后於明堂除舊布新移風易俗天街之表地脉之餘一作外獯獫孔熾其來自久橫行十萬樊噲於是失辭提步五千李陵所以陷沒周齊兩盛競結旄頭聘國一作狄后於漠北未足息其侵擾傾珍藏於山東不能止其貪暴炎靈

啟祚聖皇馭寓運天策於帷扆播神威於沙朔柳塞一作室氊裘之長皆為臣僕一作隷滄一作瀚海蹛林之地盡充池苑三吳百越九江五湖地分南北天隔內外談黃旗紫蓋之氣恃龍蟠獸據之險恒有僭偽之君妄竊帝王之號時經五代年移三百爰降皇情永懷大道愍彼黎獻獨為匪人今上利建在唐則哲居代地憑宸極天縱神武受服出車一舉平定於是八荒無外五服大同四海為家萬里為宅乃休牛散馬偃武脩文自華夏亂離

綿積年代人生一作造戰爭之日一作具家習澆偽之風聖人之遺訓莫存先王之舊典咸墜爰命秩宗刊定五禮申勑太常一作太予後漢樂名改正六樂玉帛樽俎之儀節文乃備金石匏革之奏雅俗始分而留心正術垂神或作聽非拱覽早朝晏罷廢寢忘飡憂百姓之未安懼一物之失所行先王之道夜思待旦革百王之弊朝不及夕見一善事喜彰於容止聞一愆犯歎深於在予薄賦輕徭務農重穀倉廩有紅腐之積黎萌無阻饑之慮天性和恕一作

弘慈仁慈惻隱恩加禽獸胎卵於是獲全仁霑草木牛羊
所以勿踐至於憲章重典刑名大辟伸法而屈情決斷
於俄頃故能彛倫攸序上下各一作齊肅左右絶謟諛之
路縉紳無勢力之門小心翼翼敬事於天地終日乾乾
誡慎於無一作元是極陶黎民於德化致風俗於大康公卿
庶尹遐邇岳牧僉以天平地成千載之嘉會登封降禪
百王之盛典宜其金泥玉檢展禮介丘飛聲騰實常為
稱首天子為而不恃成而不居冲旨凝邈固辭弗許而

雖休勿休上德不德更乃潔誠岱岳遜謝僭咎方知六十四卦謙撝之道為尊七十二君告成之義為小巍巍蕩蕩無得以稱焉而深誠至德咸達於穹壤和氣薰風充溢於寓縣（一作宇宙）二儀降福百靈薦祉日月星象風雲草樹之祥山川玉石鱗介羽毛之瑞歲見月彰不可勝紀至於振古所未有圖籍所不載莫不見所未見聞所未聞（二句一作月所不見耳所未聞）古語稱聖人作萬物覩神靈滋百寶用此其效矣既而遊心姑射脫屣之志已深鑄鼎荊

山昇天之駕遂遠凡在黎獻具惟帝臣慕深考妣哀纏弓劍塗山幽峻無復玉帛之禮長陵寂寞空見衣冠之遊若乃降精熛怒飛名帝籙開運握圖創業垂統聖德也撥亂反正隆（一作齊）國寧人六合八紘同文共軌神功也玄酒陶匏雲和孤竹禋祀上帝尊極配天大孝也偃斾戢戈正禮裁樂納人（一作民）壽域驅俗淳朴（一作福林）至政也張四維而臨萬寓侔三皇而並五帝豈只（一作直）錙銖周漢幺麽魏晉而已雖五行之舞載（一作每）陳於清廟九

歌之德無紀一作絕於雅樂一作樂府而玄功暢洽不局於形器懿業遠大豈盡於揄揚臣生輕多幸命偶興運趨事紫極一作宸驅馳丹陛一辭天闕奄隔禹湖空有攀龍之心徒懷蓐蟻之意庶馮毫翰敢希贊述昔𡑞海之禽不增於大地泣河之士非益於洪流盡其心之所存忘其力之所及輒緣斯義不覺斐然乃作頌曰

悠哉邃古邈矣季世四海九州萬王千帝三代之後其風逾替爰逮金行不勝其弊戎狄猾夏羣凶縱慝竊號

淫名十有餘國怙威逞暴悖禮亂德五岳塵飛三象霧塞玄精啟歷發跡幽方并吞寇偽獨擅雄疆享（一作戴）祀二百比作三（一作前）王江湖尚阻區域未康句吳閩越河朔渭涘九縣瓜分三方鼎峙（一作跱）狙詐不息干戈競起東夏雖平亂離漠矣五運叶期千齡（一作年）肇旦赫矣高祖人靈攸贊聖德挺生神謀獨斷癉惡彰善夷兇靜難宗伯揆（一作擬）儀太史練日狐竹之管雲和之瑟展禮上玄飛禋太一珪璧朝會山川望秩占揆星影移建邦畿

下馮赤壤上叶紫微布政衡室懸法象魏帝宅天府固本崇基一作威匈河瀚海龍荒狼望種落陸梁時犯亭障皇威遠攝帝德遐暢稽顙歸誠稱臣内向勾一作吳越提封斗牛星象積有年代自相一作稱君長大風未繳長鯨漏網授鉞天人豁然清蕩戴日戴斗太平太蒙禮教周備一作被車書一作車軌大同復禹之迹成舜之功禮以安上樂以移風憂勞庶績矜育黔首三面解羅萬方引咎納民軌物僉登仁壽聖化隆隆一作平生人一作靈熙阜虔心

恭巳奉天事地恊氣横流休風（一作徵）紹至壇場望幸雲亭虚位推而不居聖道彌粹齊迹姬文登發嗣聖道類漢光傳莊寶命知来藏往玄覧幽鏡禹業靈長洪基隆永（一作盛）崆峒問道汾射（一作祀）窅然御辯遐游（一作逝）垂雲上仙哀纏率土痛感穹玄流澤萬葉用教百年尚想睿圖永維聖則道洽幽明仁霑動植文畫（一作象）不陳乾坤将息微臣作頌用申罔極　一作皆隋書本傳

拜南郊頌（并序）　王勃

徼臣上稽龍縣下閱龜謀觀天地之至道考皇上之大節武宣七德未嘗踰息亂之鄉文招九功未嘗出昇平之域並能懸日月而高視駕雷雨而先鳴或皮幣而踐大階或干戈而躡乾步至於理定創禮功成作樂振長策以叙諸侯設靈機而制羣動猶虞階已泰不能息洞庭之誅夏載克寧不能罷會稽之戮故將體剛柔而立本法震曜而崇威一戎而寓縣平四罪而華夷服然後皇旗大輅詔殊號於圓丘雹轉雲迴奏玄符於孝理天

下黎人知四海之安樂寰中殊域奉三靈之康泰德兼
祥風灑道與和氣游不言而大寶用貞無事而元功有
立捨彼代也其誰與哉若夫應運而生繼天而作鼓動
千載之下超騰百王之上遂能發軒庭之景曜躡隋運
之頽風揖讓而取文明指麾而清幽夏則我皇唐得之
矣高祖以黄旗錫瑞靜雲火之横氛太宗以赤羽登期
補星辰之絶纏授瑶圖於斯邑付璿歷於釣臺人更三
聖道冶千古於是俛臨睿極趨四荒於鳳闕之前端委

廟堂調萬國於龍軒之下八鸞徐動頻湯文於後塵九駿長驅佇堯舜於中路邦家之具得矣易簡之業存矣猶有朱蒙戾俗違光蓬艾之間青激遺甿假氣陶鈞之内背熊山而構虐擁狼潭而稽誅竊瀛海之風波弄乾坤之綱紀漢圖西返惟收五郡之名魏律東窮未出三韓之險姦謀蓄於有漸逆節成於不悔長蚊蚋之雷霆附豺狼之羽翼豈知夫至人無外撫天下以為家真數有歸吊羣方而罪已三門遁甲黄公成不戰之師五壘

神兵玄女下先登之策肅牙璋而按律輝旄節而分麾降南宫之元老裂西營之毅卒良將首路偏戎竟野舳艫萬里旌旗四合金緗玉匱司空憑首勝之威鶚視龍趨將軍仗萬全之畧負鼇丘而峻壁擴鼉壑而深溝一鼓而亭塞無塵七縱而江山失險伐罪以明而不以衆懐遠人於絶境均惠化於殊隣登若木以照臨折紅桃以延佇然後分州列鎮對明月以收營返旆旋戈部玄雲而振旅望神都而獻捷仰靈社以書功辛亥謁於貽

陵癸丑告于太廟時乗黒帝月旅玄枵大唐有國之五十一年皇帝有天下之一十九載也元惡既殄萬宇清矣元勲既輯萬寳成矣以爲周郊上帝裁延肅愼之賔漢禮甘泉未拯朝鮮之亂想玄功而反側奉先旨以遲廻思答上靈之心以洽庶黎之望爰考吉日遂遹靜行宮有司具典乗輿乃出撫玄斗戴翠鳳鼉鼓按節鯨鐘蹴響千乗嶽動萬騎林廻星陳而天行雷震而霧合是時未登太壇也廼齋帷宮宿帳殿華蓋移影鉤陳從蹕

干營夕布亘蒼野而煙凝萬幕宵懸背黄闉而霧列旣
而屏翳淸曉飛廉警旦孫叔奉轡王良聳筴雲藏星謐
宇曠山明旌軒具照簫笳互凝陟名嶽以告成歷神丘
而展事國容象物而動朝章視令而肅宸儀有睟虛徐
大帝之庭列侍無譁髣髴華胥之國於是襲衮服戒俎
豆端瑞班儼華旒樂懸六代禮備三古奠惟蒼璧藉用
白茅鳴孤竹之簫管奏空桑之琴瑟感格以誠不以事
動植咸驩敬神以道不以華天人合應然後馹聲名於

上邑反文物於仙宮因雷雨而作施法雲天而用響風行雷舉未寸景而浹九埏野卟途歌不崇朝而晏六合我之玄極建矣我之能事畢矣趨帝寀而振足越皇衢以驤首不其然乎雖睿化無方比神圖而絶唱而小臣不佞撫洪筆而當仁敢作頌曰

遼河巨浸碣石危峯城分玄菟塞接黄龍憑遐作梗恃險忘恭人殘鬼哭主闇臣兇有晉不綱戎麾内逐帝隋失御皇輿外驚九縣塵征三靈霧黷長兹下慢逋我天

戮五材無隕千齡有聖武創元基文清寶命波恬四海明宣七政息衆以寧綏荒（一作綏死）以令飛龍繼跡鳴鳳重光遂均夷夏迭用柔剛戈船泛月劍騎橫霜風驅海石電掃辰陽帝師無戰神兵有伐丞相陪麾司空伏鉞危雲旦起長星夜發萬壘爭屠千城自墮功超薄伐義極兼該殊方底定善陣徐迴歸俘獻捷課績分材建侯清廟偃伯靈臺考事龜謨凝情鳳扆仰觀俯察享神作祀道則推天功非在己豐隆旦出招搖夕指神壇嶽立齋

館雲深鑾旗曉引葆吹晨吟山明野澈日降天臨鏘鏘
盛服肅肅珪瞽俎豆畢陳笙鏞間撫玉觴分獻金錞暢
矩青帝鳴琴朱靈會舞上和下恱神歆神聚收驩巨野
反旆靈蹕思周宇宙樂極衆埏德因時立頌以詞宣帝
之功也臣何飾焉

文苑英華卷七百七十二